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一

二之二

三

卷一百一十一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
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
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躬儉節用由於師

敬師傳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覃本亦作簞徒南反延也澣本又作浣戶管反澣直角反傳夫附

疏

葛覃三章章六句至以婦道。正義曰

反見賢遍反
節儉自有性也敘又申說之后妃先在父母之家則已專志於女功之事復能身自儉約謹節財用服此澣濯之衣而尊敬師傳在家本有此性出嫁脩而不改婦禮無愆當於夫氏則可以歸問安否於父母化天下以爲婦之道也定本后妃在父母家無之字化天下以婦道無成字有者衍也先言后妃在父母家者欲明尊敬師傅皆后妃在家時事說其爲本

之意言在父母之家者首章是也志在女功之事者二章治
葛以爲絲綿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者卒章汙私澣衣
是也澣濯即是節儉分爲二者見由躬儉節用故能服此澣
濯之衣也尊敬師傅卒章上二句言告師氏是也可以歸安
父母者即卒章下一句歸寧父母是也化天下以婦道者因
事生義於經無所當也經言汙私澣衣在言歸之下則是在
夫家之事也敘言躬儉節用謂在父母之家者見其在家已
然出嫁不改也○箋躬儉至忘孝○正義曰箋知躬儉節用
由於師傅之教者以經汙私澣衣在言告師氏之下故也歸
寧父母乃是實事而言可以者能如此乃可以耳若不當夫
氏雖歸安父母而父母尙憂今旣當夫氏仍得
歸安父母言其嫁而得夫之意猶不忘孝故也

施于中谷維葉萋萋

典也覃延也葛所以爲絲綿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中谷谷

中也萋萋茂盛貌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
以興焉興者葛延蔓於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日
長大也葉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施毛以豉反
鄭如字下同萋切兮反蔓音萬浸子鳩反長丁丈反

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黃鳥搏黍也灌木聚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箋云

葛延蔓之時則搏黍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叢木興女有嫁

于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興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灌

疏

葛

古亂反喈音皆搏黍徒端反鳥名也叢才公反俗作聚一本作最作外反聞音問又如字下同稱尺證反至喈喈。正義曰言葛之漸長稍稍延蔓分而移於谷中非直枝幹漸長維葉則萋萋然茂盛以興后妃之生浸浸日大而長於父母之家非直形體日大其容色又美盛當此葛延蔓之時有黃鳥往飛集於叢木之上其鳴之聲喈喈然遠聞以興后妃形體既大宜往歸嫁於君子之家其才美之稱亦達於遠方也。傳葛所至盛貌。正義曰傳既云興也復言葛所以爲綺綸者以下章說后妃治葛不爲興欲見此章因事爲興故箋申之云葛者婦人之所有事此因葛之性以興焉是也采葛傳亦云葛所以爲綺綸彼不爲因興亦言之者彼對蕭爲祭祀文爲療疾故也施移也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人之語皆然詩文多此類也此言萋萋取未成之時喻女之少壯故云茂盛貌下章指采用之時故以莫莫爲成就貌也。箋葛延至美盛。正義曰以谷中是葛生之處故以谷中喻父母之家枝莖猶形體故以葉比容色也王肅云葛生於此延蔓於彼猶女之當外成也案下句黃鳥于飛喻女當嫁若此句亦喻外成於文爲重毛意必

不然。傳黃鳥至遠聞。正義曰釋鳥云皇黃鳥舍入日皇
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陸機疏云黃鳥黃鸝
一名鶩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間故
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自此
以下諸言黃鳥倉庚皆是也釋木云灌木叢木又云木族生
爲灌孫炎曰族叢也是灌爲叢木也。箋葛延至遠方。正
義曰知葛當延蔓之時搏黍飛鳴亦因以興者以前葛之生
長是爲因興則此亦宜然也言搏黍往飛集於灌木之時其
鳴恒喈喈然其鳴喈喈然在集于灌木之下欲明揔上于飛
至集終始恒鳴以喻后妃在家與出嫁常有聲稱達於遠方
也大明日大邦有子文王嘉止是先有才美之稱也飛集灌
木烏實往焉女嫁君子時實未嫁故言之道言雖有出嫁之
理猶未也君子是夫之之大名故詩於婦人稱夫多言君子
也女子之名不出於閭才美之稱得達遠方

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莫莫成就之貌箋云成就者其可采用之時。莫美博反

是

则是蕩爲絲爲絰服之無數

蕩煮之也精曰絲疊曰絰疊厭也古者王后織

玄紳公侯夫人絳紱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箋云服整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繕綿煩辱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艾本亦作刈魚廢反韓詩云刈取也濩胡郭反韓詩云濩淪也音羊灼反繕恥知反葛之精者曰繕綿去逆反斂本亦作獸音亦獸於豔反本亦作獸紳都覽反紳誠五采如縉狀用縣瑱也絳濩耕反縷之無縷者從下仰屬於冠紱音延冕上覆也朝直遙反下同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本或作庶人衣葛之至無斂○正義曰言葛之漸延蔓兮所移於既反疏在於谷中生長不已其葉則莫莫然成就葛既成就已可采用故后妃於是刈取之於是濩養之養治已訖后妃乃繡績之爲綿爲綿言后妃整治此葛以爲繕綿之時志無厭倦是后妃之性貞專也○傳濩養至其夫○正義曰釋訓云是刈是濩濩養之也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養治之孫炎曰責葛以爲綿綿以責之於濩故曰濩養非訓濩爲粢曲礼云爲天子削爪巾以繕諸侯巾以綿玉藻云沿用二巾上綿下綿皆貴綿而賤綿是綿精而綿麗故云精曰綿麗曰綿斂厭釋詁文彼斂作射音義同自王后纖玄紳以下皆魯語敬姜之言也紳縣瑱之物纖五采爲之故著箋云人君五色則天子之紳五色獨言玄者以玄爲尊故舉以言焉紳

者纓之無綏從下而上者也祭義曰天子冕而朱紱諸侯冕而青紱此諸侯當以青爲組在冕下仰屬之故士冠禮註云有笄者屈組爲紱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是也紼者冕上覆論語注云績麻三十升以爲冕夏官弁師註云紼冕上覆玄表纁裏是也內子卿之適妻僖二十四年左傳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是也大帶者玉藻所云大夫以玄華華黃也以素爲帶飾之外以玄內以黃也大夫命婦成祭服者大夫助祭服玄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礼朝服玄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玄衣纁裳謂作玄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玄冠緇衣素裳也庶士以下各衣其夫庶士謂庶人在官者故祭法曰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註云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庶士與朝服異文則亦府史之屬韋昭云下士非也此庶士下至庶人其妻各衣其夫則夫之所服妻子悉爲之也彼文云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紼紼也則爲紼又爲紼紼也則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爲祭服又爲朝服皆下兼上也貴者所爲少賤者所爲多故庶士以下夫衣悉爲之傳引此者以王后庶人之妻皆有所作后妃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雖葛之煩辱亦治之也定本云王后織玄紼公侯夫人紼紼卿之內子大帶俗本王后下有親字紼紼大帶上有

織字皆衍也。箋服整至貞專。正義曰服整釋言文也。以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何所適不知爲作。后爲作主妻故。

習之以絲綸勞辱之事尙能

言告師氏言告

歸我

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箋云我告師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爲貴。謂嫁曰歸。本亦無曰字。此依公羊傳文重言直用反。

薄汙我私薄澣我衣

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

副韋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箋云煩煩擗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衣謂襍衣以下至祫衣。汙音烏。副如字婦人首飾之上。祫音煇。王后六服。一曰襍衣接見賢遍反下見於君子同擗諸誼之音而專反。何屑澣重皆而純反。阮孝緒字略云煩擗猶捲莎也。捲莎音奴禾反。莎音素禾反。祫吐亂反。六服之最下者。

害澣害

害何也。私服宜澣。公服宜否。寧安也。父母

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以事君子。害戶葛反。下同。否方九反。清如字。沈音淨。

跪

言告至父母。

否歸寧父母

在則有時歸寧耳。箋云我之衣服今者何

毛以爲上下二我我其身中我我其師后妃言我身本見教告於師氏我師氏告我以歸嫁人之道欲令我躬儉節用不務鮮華故今曰薄欲煩擯我之私服薄欲澣濯我之襄衣然我之衣服有公有私議量而言我之衣服何者當見澣乎私服宜澣之何者當不澣乎公服宜否既以受師教誨澣衣節儉復以時歸寧父母。鄭下三句爲異言師氏告我欲令節儉故已今薄欲煩擯其私服薄欲澣濯其公衣所以公服私服並澣之者卽云同是我之衣服知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見否乎私服公衣皆悉澣之由己常自潔清以事君子故也衣裳既澣身復潔清故當以時歸寧父母耳。傳言我至日歸。正義曰言我釋諾文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昏禮云姆繩笄絍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尙隨之又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侯伯姬存焉傅至母未至逮火而死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若非無子而出犯其餘六出之道則身自無禮何能教人故知然也母既如此傳亦宜然。南山箋云姜與姪婢及傅姆同處襄公不宜往雙之則傅亦婦人也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母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宜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

也此師教女之人內則二大夫以上立師慈保三母者謂子之初生保養教視男女惟有三母此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皆昏義文也彼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枲天官九嬪職注亦然二注皆以婉婉爲婦容內則注云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分婉婉爲二者欲以內則之文充四德若不分婉爲言語則無辭令之事且婉謂婉順得爲言語之婉順亦爲容貌之婉媚故分之也既有其德順辭以出之容貌以事人女功而就業故如此次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祖廟旣毀教於宗室昏禮文也彼注云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以有緼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之則祖廟未毀與天子諸侯共高祖者則在天子諸侯女宮中教之三月知在女宮者以莊元年公羊傳曰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有別宮矣明五屬之內女就教可知彼注又云宗室大宗子之家則大宗者繼別爲大宗百世不遷者其族雖五屬外與之同承別子者皆臨嫁三月就宗子女宮教成之知宗子亦有女宮者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女子亦別宮故曲禮曰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也若宗子未爲命士教在宗子之家耳傳引此者以言女師教歸嫁之道故引此以證所教之處此后妃莘國之長女而引族人之事者取彼成文且明諸侯之女嫁前三月亦教之也

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教習故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傳姆教之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教成之耳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定本歸上無曰字○傳汙煩至則私○正義日汙澣相對則汙亦澣名以衣汙垢者澣而用功深故因以汙爲澣私服之名耳言汙煩者謂澣垢衣者用功煩多亦以煩爲澣名故箋云煩煩擗之用功深是也但毛以公服不澣唯澣私衣故一事分爲二句上句言汙見用功深也下句言澣見其撫名亦爲澣又上句言私見其燕襲下句言衣見其撫名亦爲衣故王肅述毛口之云煩擗澣濯其私衣是也言私燕服謂六服之外常著之服則有汙垢故須澣公服則無垢汙矣故下傳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也副者首服之尊禕衣六服之首王后之上服故言婦人有副禕盛飾旣舉服之尊者然後歷陳其事言此皆是公衣不謂諸事皆服禕衣也毛之六服所施不明內司服注鄭云禕衣從王祭先王祔翟祭先公闔翟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祔衣以御于王不言朝舅姑之服今傳旣云婦人有副禕盛飾卽云以朝事舅姑則以禕衣朝舅姑矣知者以特牲云士妻祭用纏笄絳衣而士昏禮云纏笄絳衣見於舅姑是朝舅姑助祭其服同也王后禕衣以祭先王明朝事舅姑亦服之矣檀弓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襲衣何

爲陳於斯似朝舅姑與見四方賓同服展衣者彼以大夫之妻賓客有尊於舅姑者王姑得申上服也王后而得耳文王稱王之時太姐老矣不必有父母可歸寧何但無舅姑也接見于宗廟謂以助同朝于王則展衣御于王餘則私明自展祫以上爲闕翟鞠衣亦在可知也或以副禕也其餘則私謂榆翟以下知不然者以其臣朝君不過朝服助祭乃用冕后不宜用祭服以朝王若其餘則私謂榆翟以下則榆翟當澣君子偕老傳曰榆翟闕翟羽飾衣也以羽飾衣何由可幹又傳言私燕服若榆翟闕翟乃助祭之衣不得爲燕襄之服也以此知毛言進見于君子非副禕也上舉祫衣之名下言展祫之事明六服皆爲公衣其餘則爲私也六服之外唯有纏笄絳衣耳。箋煩煩擗至祫衣。正義曰鄭以私謂燕服衣謂公衣故云衣謂祫衣以下至祫衣以明六服非私也言煩煩擗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言其用功淺也此以公對私爲深淺耳若據澣中又有深淺澣深於澣故內則注云手曰漱足曰澣以內則冠帶言漱衣裳言澣故漱又淺於澣散而言之皆通以此經言汙序摠之云澣濯之

衣此六服明手濯不足澣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裳乃襢服宜煩擗之而言漱是皆通稱也。傳父母至歸寧。正義曰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旣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禮也是父母旣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若卿大夫之妻父母旣沒猶得歸寧喪服傳曰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言父母旣沒有時來歸故不降爲父後者謂大夫以下也故鄭志荅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爲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夫人王后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故父母旣沒禁其歸寧大夫以下位卑畏威故許之耳○箋我之至君子○正義曰以言害澣害否明其無所偏否故知公私皆澣常自潔清也若如傳言私服宜否則經之害澣害否乃是問辭下無撫結殆非文勢也豈詩人設問待毛傳答以足之哉且上言汙私澣衣衣私別文明其異也私爲私服明衣是公衣衣澣私汙無不澣之事故知公私皆澣所以不從傳也若然三秋之服刻繪爲形而畫以五色所以得澣者言公服有澣者耳不必六服皆澣也三秋不可醉鵠展祿純色之衣得澣之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謁請也。卷耳卷勉反苓
亦曰切枲江南呼常枲草木疏云幽州人謂之爵耳

疏

耳

詖彼寄反妄加人以罪也崔云險詖不正也斧音零
四章章四句至憂勤。正義曰作卷耳詩者言后妃之志也
后妃卦直憂在進賢躬率婦道又當輔佐君子其志欲令君子求賢德之人審置於官位復知臣下出使之勤勞欲令君子賞勞之內有進賢人之志唯有德是用而無險詖不正私請用其親戚之心又朝夕思此欲此君子官賢人乃至於憂思而成勤此是后妃之志也言又者繫前之辭雖則異篇而同是一人之事故言又爲亞次也輔佐君子摠辭也求賢審官至於憂勤皆是輔佐君子之事君子所專后妃志意如然故云后妃之志也險詖者情實不正譽惡爲善之辭也私謁者婦人有寵多私薦親戚故厲王以艷妻方爛七子在朝成

湯謝過婦謁盛與險詖私謁是婦人之常態聖人猶恐不免
於勞勤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故美之也至於憂勤勤爲勞心憂深不已至
於勞勤后妃之篤志也至於憂勤即首章上二句是也求賢
審官卽首章下二句是也經敘倒者敘見后妃求賢而憂勤
故先言求賢經主美后妃之志能爲此憂勤故先言其憂也○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荅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
器也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

頃音傾筐起狂反韓詩云頃筐欹筐也畚音本何休云
草器也說文同易以跋反下同思息吏反下憂思同。嗟

我懷人寘彼周行

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箋云周之列位謂朝廷臣

也。實之政反行戶康

反註下同朝直遙反○蹠

采采至周行○正義曰言有人

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滿此頃

筐頃筐易盈之器而不能滿者由此人志有所念憂思不在

於此故也此采菜之人憂念之深矣以興后妃志在輔佐君

子欲其官賢賞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其憂思深遠亦如采

菜之人也此后妃之憂爲何事言后妃嗟呼而歎我思君子

官賢人欲令君子置此賢人於彼周之列位以爲朝廷臣也

我者后妃自我也下箋云我我使我臣我我君此不解者以詩

也

主美后妃故不特言也。言彼者，后妃主求賢人爲此故以周行爲彼也。○傳憂者至之器。正義曰：不云興也，而云憂者，之興明有異於餘興也。餘興言采菜卽取采菜喻言生長卽以生長喻此言采菜而取憂爲興故特言憂者之興言興取其憂而已，不取其采菜也。言事采之者言勤事采此菜也。此與芣苢俱言采采彼傳云非一辭與此不同者，此取憂爲興，言勤事采芣尙不盈筐，言其憂之極故云事采之彼以婦人樂有子明其采者衆，故云非一辭其實采采之義同故鄭志荅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芣苢亦然雖說異義，則同是也。然則此謂一人之身念采非一彼芣苢謂采人衆多，非一故鄭云：義則同也。卷耳荅耳釋草文郭璞曰：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江東呼常枲或曰荅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機疏云：枲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是也。言頃筐畚屬者說文云：畚草器所以盛種此頃筐可盛菜故言畚屬以曉人也。言易盈之器者明此器易盈，自有所憂不能盈耳解以不盈爲喻之意也。○箋周之至廷臣正義曰：知者以其言周行是周之列位周是后妃之朝故知官人是朝廷臣也。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廩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

也彼非朝廷臣亦言周行者傳證
楚能官人引詩斷章故不與此同

陟彼崔嵬我馬虺

隤

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病也箋云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身勤勞於山險而馬又病

君子宜知其然○崔徂反反鬼五回反虺呼回反徐呼懷反說文作痕隤徒回反徐徒壞反爾雅同孫炎云馬退不能升

之病也說文作頽使色吏反下同離力智反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姑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箋云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思也言且者君賞功臣或多於此○姑如字說文作乃音同云秦以市買多得爲乃罍盧回反酒樽也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上以梓禮記云夏曰山罍其形似壺容一斛刻而畫之爲雲雷之形勞力到反不復扶富反疏陟彼至永懷○正義曰后妃言升彼崔嵬山巔之上者我使臣也我使臣以兵役之事行出離其列位在於山險身已勤苦矣其馬又虺隤而病我之君子當宜知其然若其還也我君子且酌彼金罍之酒饗燕以勞之我則維以此之故不復長憂思矣我所以憂思恐君子不知之耳君子知之故不復憂也○傳崔嵬至隤病○正義曰釋山云石戴土